

关注

描绘新时代创业者勇于创新的精神图谱

——专家研讨电视剧《在远方》 □本报记者 许莹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的推荐剧目，《在远方》于浙江卫视、东方卫视黄金档播出以来，引发各方关注和热议。《在远方》故事背景发生在1999—2019年，讲述了20年间快递小哥姚远在民营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紧抓机遇，敢为人先，创办民营快递公司，几经沉浮，与路晓鸥互相成就，最终成为快递行业领军人的故事。10月29日，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电视剧《在远方》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该剧主旨、人物塑造、题材选择等方面进行剖析，认为该剧将视角对准我国快递物流业进入新世纪的嬗变与发展历程，与时代的粘合度极强，不仅通过三场国庆阅兵、澳门回归、千禧之年、非典、汶川大地震、2008年奥运会等勾勒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还借由姚远、路晓鸥、刘爱莲、刘云天、霍梅等人物群像的奋斗经历，描绘出新时代创业者勇于创新、敢于思变、锲而不舍的精神图谱。

《在远方》主旨丰富，事业、爱情皆在远方。与会专家谈到，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心中没有远方就不可能有理想目标。该剧从故事讲述到人物塑造都紧扣剧名，它不仅是快递员的心灵史，也是新时代中国梦的真实写照。该剧对“在远方”的诠释是多侧面、多维度的，比如事业方面，从快递员到行业领军

物，从国内业务收购重组到国外上市，姚远事业的版图越做越大，目标也越来越远；再如爱情方面，姚远和路晓鸥最终并没有如王子和公主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二人的婚礼被无限期延档，观众的期待再次落空，当代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精神思考没有被硬性拔高，而是与路晓鸥的心理与情感形成逻辑自洽，自然而然地彰显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力量和情感经历的必然走向。

全剧洋溢着热烈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与会专家认为，剧中背负沉重心理疾病的中学毕业生姚远，经过顽强不屈、近乎传奇的奋斗，最终成为远方快递公司和新远方快递公司的创始人，特别是编剧姚远二次创业、从零开始的设计实现了人物的突破，风投介入、资本收购、股权变现、实现人生自由和财富自由，这是众多创业者梦想的终点，但却是剧中姚远前行的起点，他的身上凝聚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千千万万中国商界奇才的理想主义光芒。有专家借此谈到，理想主义需要对现实有所超越，该剧没有简单复制三角恋中鸡零狗碎的纷争，转而表达了一种超越物质、守护心灵的高贵爱情，理想主义的意义正在于，给予观众更崇高的精神享受。此外，剧中人物的奋斗历程不乏浪漫主义的表达，例如《海阔天空》与《流浪者之歌》两首音乐的运用、意识流方式闪回姚远和路晓鸥在地下室的默默温情、莎士比亚经典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隐喻画面，以及姚远创建的远

方快递里出现非典型疑似病例后，四人在封闭的小院里上演了一出由红烧肉引出的密室剧情等，无不充满了诗意与浪漫的色彩。

电视剧《在远方》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进行集中展现并试图加以回答。不少专家谈到，该剧后半部分剧情中，融入建章立制、奖惩机制、末位淘汰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与用道德、温情去感化家族企业的管理理念产生尖锐矛盾与冲突，这一笔写得非常深刻。有专家认为，资本是冷酷的，但人性是有温度的。剧中路晓鸥见证了2008年金融危机下华尔街的冷酷无情，企业家成功者是被资本吞噬变成没有情感、唯利是图的人，还是要借助资本实现自己的梦想？《在远方》抛出问题并给出回答。姚远对其企业职工的温暖态度再次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在社会阶层板结凝固下使富者恒富、贫者恒贫。这一次，《在远方》在现实主义创造中扎得更深、走得更彻底。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制片人吴家平介绍，《在远方》于马来西亚、葡萄牙等国海外播出收获不俗反响，得到了大量海外华侨的关注，有专家对此表示，中国电视剧过去常借古装、武侠等题材“出海”，此次《在远方》的海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当代题材、现实主义力作的一次“破冰”之旅。

评点

群像表达下的时代隐喻

——观纪录片《变化中的中国》

□张雅欣 王雪儿

前有《生活万岁》，再有《变化中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再次将镜头对准“你”、“我”、“他”，用最平凡的视角，讲述了6位普通青年的故事，呈现出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

旁观视角，多元主体的现实生活。《变化中的中国》放弃采访与解说。创作者将摄像机置于平实视角，努力还原6个青年的日常生活。旁观视角增加了真实影像中蕴含的生活质感。影片中以门框为前景，长焦调取被摄对象的镜头大量出现，给观众带来“我”站在距离“他”不远处”的视觉体验。影片中的6位青年几乎存在于“你我”的身边，于是，纪录电影与观众感情相通的美学特质被有限的银幕无限放大。

6位主人公的生活重点、工作图景及以此展现的性格特征，在影片的开篇便直接展现了观众：他们是来自拳台的“失意英雄”张方勇、怀揣航天梦想的创业者舒畅、牵挂产妇产后的“急性子”医生韩杨、“吊儿郎当”与学生混成一片的高中历史老师魏祺、孤独的壁画研究者李佛和守护一方安全的疲惫警察张震男。影片主人公从“80后”到“90后”，这一代已经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成为社会运转机制下合格的“螺丝钉”。

生活之所以迷人，就在于它不只有救死扶伤、教书育人、灵感乍现的一面，还有一地鸡毛、困境各异的一面。在挣扎中学会放弃似乎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影片中，韩杨选择救死扶伤就要放弃陪伴孩子成长；李佛选择守候“大漠孤烟”，就只能面对儿子的疏离；张震男选择坚守岗位就要承担辜负父母期盼的内疚感……《变化中的中国》没有放弃描绘生活中的艰辛，而是从主人公的挣扎、选择中传递出人性中饱含的情感力量。

碎片叙事，现实之外的浪漫主义。罗曼·罗兰说：“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片中的主人公们都是英雄。在他们的家庭追求和职业理想发生冲突时，每一个人都积极地寻求最优解，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张震男除夕执勤给父母打视频电话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孩子在李佛夫妇离开后才流下眼泪……影片所描绘的群像式感情还包括友情和师生情，舒畅所带领的团队为了共同理想而奋斗，从未放弃彼此，暗夜中摸索前行，同伴是创业者安全感的来源。师生同行，当师生们坐在落雪的沙漠上，探求高考的意义时，观众从中看到了整个社会向上的能量。

片中的浪漫主义并不仅限于下雪的沙漠、洋溢的人情。当火箭像流星一般升空，坠落，划过广袤的天空，落在无垠戈壁的时候，当舒畅和工程师站在火箭残骸旁，说道“可惜了”的时候，当余晖下张震男滑冰的身影越来越小的时候，主创团队用精致的画面语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孤胆英雄”。

所有的戏剧冲突在张方勇与对手比赛上场前达到了顶点，失败与不确定的情绪涌向高潮，于是，就有了主创团队4分05秒的超长拳击现场实录画面的呈现。聚光灯下“拳拳到肉”的搏斗对于张方勇来说是一种释放，对于承载着失败和压力的其他年轻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影片用最直接的方式隐喻着不言败、不放弃，理想主义的光芒从这一刻闪烁在影片中。当理想为浪漫加冕，每一个重启的时刻都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以小见大，中国人的中国梦。时代发展中，人们的命运悄然改变。舒畅的创业暗喻我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来的飞天梦想密不可分；韩杨的故事暗示医学的进步，产房不再是女人的“生死关”，成熟的医学体系和医疗技术成为中国人面对死神时的有力武器；教师与研究员的故事提醒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科教的高度重视，对文化的珍视，同时，五千年闪亮的文化成果也体现其中；从只有一人参加奥运会，到全民皆可憧憬的冠军梦，张方勇是中国当代体育精神中不放弃、不放弃的代名词。而这一切都依赖于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在传承与发展中，个体的故事隐喻着时代的飞跃、国家与个人的不可分割，这些正是今日中国所提倡的“梦想”。

影片最后，6位主人公的故事并未结束，中国人正满载勇气继续前行。改革开放后的青年人用个体的发展和奋进诠释着向上的中国精神：“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充满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启动

10月28日，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在京启动。由中国文联、中国视协、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将于12月16日至19日在四川成都举办。本届电视节以“青春榜样，凝聚力量”为主题，以“大学生看、大学生评、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与”为特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传播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

据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介绍，本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包括“最受大学生瞩目”推选活动、主题论坛、优秀电视作品展示推介、电视艺术家进校园活动、闭幕式盛典等6项主体活动。其中，“最受大学生瞩目”单元包含电视作品推选和大学生原创影像作品推选两个部分。电视作品推选分为网络投票、专家复评、大学生代表投票三个步骤。网络投票工作将于10月29日至11月12日进行。投票类别包括（网络）电视剧、纪录片、（网络）综艺节目、动画片、男女演员、主持人以及电视剧音乐作品。

“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创办于2009年，旨在彰显当代大学生价值主张，打造青年影像梦想的助推平台。经与成都市人民政府协商，并报中国文联审批同意，第八至第十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将于四川成都举办。（视讯）

电影《东去西来》将拍

由江苏省龙狮运动协会、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等联合出品，以“中国龙狮运动之乡”、江苏省扬州市西来桥镇的“舞龙灯”文化为故事背景和切入点，讲述小人物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现实碰撞、交融中筑梦、逐梦、圆梦的中澳合拍电影《东去西来》，10月24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启动仪式。导演江小鱼，演员廖京生、臧金生、华子等老中青三代主创人员出席。

出品方代表惠文介绍，作为一部合拍片，该片选择将象征着兴旺和吉祥的“舞龙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扬中华文化精粹的一个载体，既表现出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浓厚民族特色，带动地方文化的宣传，亦可通过对中澳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与深厚感情的描写，进一步增进不同国家人民间的文化互动和情感互动。江小鱼表示，影片除在国内完成大部分拍摄外，还计划前往扬州市的“友好交往城市”澳大利亚的利文斯顿取景拍摄，同时也会将当地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在电影中加以积极展现。据悉，影片将于今年12月开拍，2020年正式上映。（路斐斐）

坚壳下的异样柔软

——评电影《少年的你》 □梁振华



走入视野的《少年的你》，包裹着一层社会话题的坚壳：校园霸凌。再加上凌厉沉郁的影调、棱角分明的人物以及两位主演的犀利表演，坚硬成了这部影片最初的表情。

女主角陈念几乎从头到尾处在不安和恐惧中。类惊悚的情节铺陈，造成了陈念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而她的遭遇，校园霸凌并非唯一的诱因。那位口口声声想念女儿、为女儿着想得母亲，逃避家庭、逃避债务，逃避所有一切，让女儿独自面对无法承受之重且心安理得。陈念的压力不仅得不到母亲的宽解，最痛苦的时刻，她还要反过来给母亲安慰。显然，“家”对陈念来说是缺席的。影片中，“警”的立场也耐人寻味。三个干警，不管是善解人意的、左右为难的还是冷酷无情的，终究都无法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观望、猜忌、讯问、犹豫，是他们一成不变的立场。而复读学校里，没有朋友，没有友谊，墙上和老师嘴里都塞满了打鸡血的口号，试卷和书本压得学生无法喘息。除了高考，校园里似乎容不下的任何话题。

家的缺席、学校监护功能的缺失、社会（警方）保障的欠缺，造成了她身处孤独的境遇，这孤独无人申诉，甚至看不到尽头，直到小北的出现。

脸上血迹斑斑、街头混迹斗殴的小北，却是影片最柔软的存在。他用不由分说的方式给了陈念连家都不曾有过的安全感。小北是蛮横的，思维和行事的逻辑简单粗暴；小北又是体贴的，他甚至用心丈量好了跟踪陈念的物理距离。有小北在身后，陈念可以正常地呼吸和行走。而陈念也成了第一个问小北疼不疼的人，她用快要被恐惧磨蚀掉的属于豆蔻女生的本能，柔软了小北的铿锵江湖。

在我眼里，影片的花彩篇章，多在暴力终结处：小北写在笔记本上的俏皮话；镜子里一前一后，冒出两颗刚剃过的平头；摩托奔驰在山城的夜风里，小北扎着小辫，瘀青的左脸撑起了心底淌出的笑，后座的陈念将下巴紧紧抵住小北的肩，嘴角勾出忘却烦恼的弧度……如许温暖的情境，随着故事的推进，终指向了更坚冷

的方向。陈念失手，导致魏莱毙命，小北设置了伪装强奸的迷局，为陈念脱罪。小北的逻辑是：“只有你赢了，我才不算输”，“我喜欢一个人，我就要给她最好的结局”。陈念与其说接受了这个逻辑，不如说是接受了小北喜欢她的方式——用自我毁灭成全她的梦想。

有意味的是，故事说到这里，最残酷、最坚硬的表达，却成就了最极致、最令人动容的柔软。在导演曾国祥眼里，青春的特质是义无反顾地去做好一种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正因为有了小北这样一名义无反顾、无畏无私的守护者，愿意为她抵挡所有世俗的污浊与砂砾，陈念所有的坚忍受难便有了意义，也找到了情感的支点。于是，她也有了义无反顾向前的勇气，因为她知道，他一定在她的身后。固然，影片用很多篇幅敞开了对幽微人性的洞察，关于父母家长，关于校园师生，关于现实社会，而我们之所以并未在叙事情境中濒于绝望，恰是因为讲述者将故事最紧要的出口留给了温情。这温情来自小北，也来自摄影机背后导演与主创的心灵；这温情不仅救赎了陈念，也会给所有深陷迷途的人以继续行走的希冀。

这里，很有必要提一提两位主演。一位承受精神重压的女生，强装镇静，实则内心无比惶恐，眼神里藏着对世界巨大的不信任，演员把生活和角色融合在了一起。这部影片里，周冬雨已经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陈念。演员易烊千玺更是展现了与其银幕演出经验并不匹配的成熟度，他决绝地抛弃了关于他一切的外在设定，用惯常的沉默和少年老成，钻进了刘北山的躯体里：寡言、独处、喜怒不形于色，这是属于演员的个性，小北“照单全收”；流淌在骨血里的彪悍，行走江湖的快意恩仇，狡黠与智慧混合的奇特气质，这是属于角色的气性，小北信手“拿来”。二者叠合，几无刻意的痕迹，殊为可贵。千玺饰演之小北，堪堪证明：衡量一个演员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作品自身的完整度和完成度，应该是天赋、手艺、角色匹配性以及投入的热忱。凡此之外，皆是过眼云烟。

校园霸凌是影片的话题切入点。影片不吝篇幅和细节，全方位撕开了校园霸凌的遮羞布——从言语到动作，从肉体伤害到精神折磨。然而，创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暴力美学的铺陈，真正的“疼痛感”源自施虐者以及暴力行为的心理动因和现实逻辑，而非暴力自身。尤其对三位“恶女”的塑造，并未流于粗暴和概念化：与魏莱的癫狂勾连在一起的，是其父母虚伪扭曲的家庭教育，以及她对父母权威的恐惧；罗婷的恶念，换来的是她父亲闯进学校当众的一顿痛殴；而小北，由于一次善念的萌发，由施虐者变成了凄惨的受害者。要么扭曲的家庭环境是扭曲人格的成因，要么如同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长期蓄积的负面情绪，会触发向弱者转移愤怒、施加暴力的潜意识。

诚然，“恶女”是可憎的，于是导演决绝地让魏莱走向了死亡。到头来，施虐者本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生命毁灭，所以救赎无门。恶有来路，但无归途；守护良善，对恶行拒绝宽容。影片里，魏莱

们的恶是无法偿还的，这决绝的姿态后，指向了我们熟悉不过的伦理劝善。在这里，现实批判的锋芒尽管有所削减，但对逝去的胡小蝶，对承受苦难的陈念和小北，对每一位有类似成长创伤经历的观影者，这不啻一种巨大的心理代偿。这样的价值观——一面是对社会丑行恶习的锋利相向，一面对爱、善良、正义充满温情的捍卫——既直面现实困境、展现社会关怀，又疗救世道、抚慰人心。这个意义上，影片甫一问世便收获知识界和市场大众的双向认可，又岂是偶然。

故事的结局同样是柔软的。陈念和小北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重归他们曾经乐园。一切已成落定的尘埃。小北不再压低帽檐，他在街头的监视器下昂起了头，但仍然选择默默跟在想保护的人的身后。

直面现实是创作者高贵的姿态。而高尚的作品，自然不甘只是现实副本或社会学文献。它在种种不完满中追问根因，探问去路，正如同在坚硬中洞见柔软。

电影《应承》关于诚信美德的表达

10月25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电影艺术》杂志编辑部主办的电影《应承》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根据神木木子作家单振国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由王军导演，芦苇监制，贾樟柯担任艺术顾问，冯远征领衔主演，青年演员李滨、于非非主演，讲述了许二瓜为供养孤儿儿上大学信守承诺、传承美德的故事。与会专家认为，该片敢于直面复杂社会现实问题，是一部具有深刻、丰富生活内涵的现实主义电影。

有专家谈到，《应承》表现了两个弱者对自我尊严的追求和自我救赎的完成，影片中冯远征饰演的许二瓜以收废品为生，失去了传宗接代的能力，最后甚至睡在颇具象征意味的棺材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位“出局人”，但他不甘命运的蹉跎，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成为遵守诺言的道德标本。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创作者尊重生活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让生活自身“说话”，让生活中的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把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强加给人物，影片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客观性。导演努力把戏剧化的事件用现实化的手法呈现，使得这部承担诚实守信主流叙事功能的电影具备了不俗的艺术品质。也有专家认为，影片把县城的脏乱差搬上银幕，呈现出较为灰色的基调，这种极度写实的方式很可能会超出观众的忍耐度。（许莹）

事。该片讲述了代驾司机吴海（大鹏饰）对网络女主播岳淼淼（柳岩饰）展开猛烈的求爱攻势，在好友钟振江（张子贤饰）的唆使下，企图娶妻骗保的故事。“婚姻骗局”起伏跌宕、意外频发，将小人物的真情冷暖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宁浩领衔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下签约培养的有志青年电影人，导演申奥在谈到此次与宁浩合作完成自己的首部影视作品时表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能有这样的呈现效果，与宁浩在筹备阶段的魔鬼训练分不开”，同时他也非常感谢宁浩和“坏猴子”对自己创作、拍摄上给予的自由和帮助，希望中国电影在几代电影人的传承与努力下越来越好。据悉，该片将于11月7日开启第三轮点映，11月8日全国公映。（许莹）



11月3日，由坏猴子影业出品，宁浩监制，申奥导演，大鹏、柳岩、张子贤主演的电影《受益人》在京举行首映礼。5位主创悉数登场，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分享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